



# 認識時代： 現在是甚麼時刻？

林慈信

現在是甚麼時刻？人類的歷史已進入甚麼時代？教會應如何回應？

對我們福音派信徒而言，分析研究歷史的進展，分辨目前的歷史時刻，素來不是我們屬靈傳統的一部分。除了認清主必快來，我們必須脫離世界，努力傳福音，分別為聖，追求聖潔。我們的屬靈觀是分隔的：屬靈的管屬靈，屬世的管屬世，兩者毫無相關。近年來有了轉變。在我們眼前發生的事：天災人禍、伊斯蘭教的復甦、家庭與道德的崩潰、同性戀群體的政治力量、新紀元運動與異教的興旺、福音派神學與教會的無能、上帝的話在教會與講壇鬧饑荒、教會裡市場學大行其道、世俗心理學取代聖經輔導。上帝的兒女們饑餓，令人擔憂！我們不得不問：我們究竟處於甚麼時刻？而我們自己的生活，和教會的事工模式，也不知不覺的越來越屬世。教會在世界裡，可是世界不可侵入教會裡。事實如何？

我們拒絕世俗文化，事實上卻被世俗文化侵蝕；我們像在鍋子裡的青蛙，水燒的越來越熱，卻不知自己將快被燒死。

## 一 · 現在是甚麼時刻？

從西方思想與文化史來看，我們已處於後現代時期（postmodernity）。「後現代」有別於「現

代」，後現代批判現代文化，卻又是現代文化的延伸。「現代性」（modernity）是甚麼？現代文化自十六世紀文藝復興（the Renaissance）開始，強調個人的絕對自主，拒絕服從權威（特別是宗教的權威），相信科學（嚴格說是迷信科學），相信理性。十七、十八世紀的理性主義（rationalism）和實驗主義（empiricism），兩者是啟蒙運動（Enlightenment）的代表，是早期現代思想的象徵，代表人物是笛卡兒（Descartes）、史賓諾沙（Spinoza）、洛克（Locke）、休謨（Hume）等。到1790年代，康德（Immanuel Kant）把人類理性和科學的自主再推一步，徹底拒絕權威，將宗教信仰與倫理道德置於理性科學範圍之外的所謂「真理界」，卻限制理性與科學探討事物的外表；至於真理（上帝、自由意志、永生、愛、倫理等），則不是人的理性可以知道的。康德是現代思想的分水線；十九世紀的哲學，可以說是後期的現代思想，都深受康德的影響，以主觀取代客觀，相對取代絕對，如浪漫主義（Romanticism）主張真善美是主觀的，唯物主義〔materialism, 代表人物是費爾巴哈（Ludwig Feuerbach）和馬克思（Karl Marx）〕拒絕承認靈魂與上帝的存在；歷史批判與《聖經》批判，達爾文的進化論等；到存在主義〔Existentialism, 代表人物有祁克果（Soren

Kierkegaard)與沙特(Jean Paul Sartre) )和虛無主義(nihilism)結束。唐崇榮牧師說十九世紀所提倡的思想,二十世紀成為其實驗室,把這些拒絕真理付諸行動,因此二十世紀可說是「愚蠢的世紀」,真是一針見血。

後現代思想(postmodern thought)與後期的現代哲學(late modern thought)一樣,是徹底的人本主義,拒絕順服上帝與上帝話語的權威,相信人的自主,尤其是主觀的、感覺的自主。因此,拒絕正統《聖經》信仰的,篤信現代思想,例如深受存在主義影響的新正統神學〔Neo-orthodoxy, 巴特(Karl Barth)、布倫納(Emil Brunner)、托倫斯(T.F. Torrance)的思想為代表〕的福音派人士,雖自認是「福音派」(比較準確的稱謂是「新福音派」Neo-Evangelicals),卻缺乏內在能力批判後現代思想。這點可以從過去20年來香港某些華人神學家的言論和文章看出。他們致力面對當代思想,與普世神學界對話,可是不能提出從《聖經》出發的啟示,只能參與世俗神學界的討論,結果被世俗思想吞沒。如新派神學的開山祖士萊馬赫(Friedrich Schleiermacher)一樣,他們的動機是可欽佩的,向現代知識分子作見證,試圖證明基督教信仰符合當代思潮,可是放棄了《聖經》絕對的權威,視《聖經》無誤等教義為過時,因此弄巧反拙。這是教會講壇鬧饑荒的關鍵性原因之一。

後現代的典型宗教信仰是新紀元運動(New Age Movement,特別是指西方的後現代),相信人就是上帝,上帝就是人;上帝與宇宙同一,自然界就是上帝;而人類與自然界同一,是徹底的「一元論」(monism)和「泛神論」。這方面的分析,可參考瓊斯博士(Dr. Peter Jones)的網站:Christian Witness in a Pagan Planet(www.cwipp.org)。後現代的典型哲學思想是解構主義,其代表人物是達理達(Jacques Derrida),相信「文本死了」、「作者死了」、「讀者死了」,意思是:宇宙裡沒有意義,文字沒有意義,作者原來的意思是找不到的。福音派神學家對解構主義最中肯的介紹,是三一神學院范浩沙(Kevin J. Vanhoozer)的*Is There a Meaning in This Text?*(中譯:《神學詮釋學》,校園出版社,2007;筆者仍認為范氏對解構主義太客氣,大可作出更強烈的批判與回應,

可是他對解構主義的詮釋卻是詳細、中肯的,此書不可不讀。)

人類的靈魂在哪裡?誰帶領我們的下一代,教導他們「文本有意義」?我們可從研讀《聖經》開始,建立文字、話語的意義,進而建立人類的思想、文明。

## 二·現在是甚麼時刻?

從中國歷史的進程來看,十九世紀鴉片戰爭(1839-42)以來,中國面對列強的侵略,在國際舞台面前「站起來」,洗脫國恥,這段歷史可說已經結束。目前中國和海外華人(「文化中國」)所面對的挑戰,與西方世界差不多沒有兩樣:家庭與道德崩潰、生態危機、資本主義帶來的人際疏離、物質至上、享樂主義、貧富懸殊、能源危機、教育界面對「自我的一代」(the “Me” generation)的無能、資訊的泛濫,和東方宗教的復甦(中國政府鼓勵拜孔子等)。中國教會已從文化革命(1966-76)時代的農村家庭教會在受逼迫中復興時期轉化到城市教會時期。在今天的中國,城市教會影響農村教會,城市教會如何,農村教會也如何。1978年開始浮現的「文化基督徒」(指在中國研究基督教的學者, Scholars in mainland China studying Christianity)已經邁向成熟,從早期的向西方尋找資料,初步翻譯的嘗試,到目前的經典翻譯和注釋,說明基督教作為一個社會制度,一個人類的宗教,已經從中國社會的邊緣進入到「主流的邊緣」(margin of the mainstream)。

在目前的中國,基督教內部的發展又如何?因為多年來福音派著重個人的宗教經歷、傳福音、教會增長,而忽略神學思想的發展、護教及對文化的批判與重建,因此目前最新的趨勢,乃是「新福音派神學」(neo-evangelicalism)在國內日趨重要,吸引城市裡的牧師與專業人士基督徒;強調活動、聯繫及人際關係,試圖脫離過去基要信仰的狹隘、關閉。過去30年,中國教會受到普世教會的關懷、支持,已經從上一代的單純進入功利主義和其它世俗的現象,和海外福音派沒有太大的分別。

中國的靈魂在哪裡?中國教會的靈魂又在這裡?誰來為中國的靈魂哭泣?誰願意為一個一個的生命,以上帝的話語建立中國人的靈魂,以一個一

個小組來建立中國教會的靈魂？沒有捷徑，只有努力耕耘，面對挑戰！

### 三·現在是甚麼時刻？

從福音派教會與神學的趨勢來看，目前正是福音派教會逐漸（或快速）失去正統信仰的時刻。福音派的教會從宗教改革（Reformation）繼承了扎實、豐富的傳統，強調惟獨《聖經》（是信仰生活最高的權威，而非教會）、惟獨基督（是神人之間的唯一中保，而非聖人）、惟獨恩典（人不可靠自己的行為得救）、惟獨信心（人不可藉聖禮或好行為得救）和惟獨為了上帝的榮耀（救恩、人生與整個宇宙的目標）。宗教改革第二代的英國清教徒運動（Puritanism, 1555 - 1710），將宗教改革所重新發現的純正福音（十字架、悔改的信息），向英國大小城鄉宣講，帶來整個社會的基督化、福音化。十八世紀初有德國的敬虔運動（German Pietism, 是清教徒第三代的後裔），1730 - 40年代由衛斯理（John Wesley）和愛德華滋（Jonathan Edwards）作代表的「大覺醒」復興（The Great Awakening, 清教徒的第四代），使英語、德語世界的教會得從《聖經》和與神直接的親密關係，經歷了更新，進而推動社會改革、海外宣教、普及教育、兒童主日學、廢除奴隸制度、慈善事業等運動。這是我們的屬靈遺產，福音派目前卻忽視它，因此我們正在失去我們的靈魂。

「福音派」一詞，原指離開天主教的基督新教（Protestantism），特別是德語與西班牙語世界。十八世紀大覺醒運動之後，凡受其影響的第二、三、四代英國基督徒，都被稱為「福音派」（the Evangelical Party），例如校園團契運動（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）的先祖西面（Charles Simeon，多年在劍橋市聖三一堂牧會、訓練學生，後來這些學生創辦了聖經公會、宣教差會等）、終生致力廢除黑奴制度的英國國會議員威伯福斯（William Wilberforce）等。在美國，南北戰爭（1861 - 65）之前，多數牧師都關注社會改革，與傳福音並不對立，如亨利畢察（Henry Ward Beecher，紐約市公理宗牧師，最著名講道家之一）與伯倫察（Jonathan Blanchard，惠敦大學

（Wheaton College）創辦人；等。內戰時期，改革宗長老會（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）領先經營「地下鐵路」（the underground railroad），收藏、運送逃離主人的黑奴。

從上述的簡介可看出，「福音派」絕不僅是著重讀經、禱告、傳福音、過聖潔生活的基督徒，更不能被社會學家約化為「任何喜歡葛培理的人」（anyone who likes Billy Graham）。福音派有《聖經》、神學、敬虔、復興、宣教、護教、社會服務與改革等的豐富傳統。可是從1870年代起，自由派神學從歐洲打進美國的神學院，美國教會受到嚴峻的挑戰。回應自由主義，從《聖經》信仰從事護教的，首先有普林斯頓神學院的賀治（Charles Hodge）與華爾腓德（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, or B.B. Warfield），直到1920年代該神學院（與長老會總會）被自由派人士壟斷。1898年，荷蘭首相）亞伯拉罕凱伯（Abraham Kuyper），也是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的院長，系統神學家，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演講，向美國教會呼籲，不要步歐洲教會的後塵，他大聲疾呼說，人類文明永遠是偶像敬拜和敬拜真神之間的鬥爭。1900年代，不同宗派、學派的福音派領袖在《基要》（The Fundamentals）的一系列書籍裡，都發表了正統信仰的講述，是一個值得回顧、效法的跨宗派護教運動，建立一個宗派、學派之間的見證，重申純正信仰，聯合眾宗派的信徒。

福音派教會有否把凱伯的信息放在心上？回顧歷史，我們不難看見1890年代是學生海外宣教志願運動（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, SVM）的黃金時期，慕迪（Dwight L. Moody）所宣講的簡單的福音（用獨立機構的形式，大型佈道的方法，避免教義上的護教，見George Marsden, *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* 一書）對英美大學生的影響到了高峰，該運動的靈魂穆特先生（John R. Mott）的口號是：「在這一個我們的世代，把福音傳到全世界」（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our generation）。西方工業革命帶來富裕的社會，和貧富懸殊；英國的「維多利亞時期」是大英帝國的顛峰期（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British

Empire)，宣教運動在這時刻把福音傳到中國，印度、非洲、拉丁美洲等世界各角落。聖經學校（Bible institutes），如宣道會的宣教士訓練學校（The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, 今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 與 Nyack College）、慕迪聖經學院（今Moody Bible Institute）等，紛紛在各城市成立。

可是，教會和宣教士的人數雖然日增，聖經學院的成長、教會的內部，特別在真理、教義上卻日趨腐爛。自由派神學首先進攻神學院（1870 - 1880年代），到了二十世紀初，已經在講台上看得出；1920年代是美國主流宗派與附屬的神學院被自由派神學壟斷的時期，普林斯頓神學院的保守派被逼離開，1929年創立威敏斯特神學院（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）。1930-40年代，不僅長老會、浸信會也有自由派與基要派之爭，1940年代末，保守浸信會（今「浸宣會」）離開美北浸信會而成立。

面對自由派神學，福音派除了有一部分人士離開主流宗派另起爐灶以外，還有一些願意在主流宗派裡進行改革，或與主流宗派對話。富樂神學院（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）是此「新福音派神學」的代表。他們在1940年代末的目標是令人敬佩的：西方社會正面對人類文明的危機（world civilization in crisis），教會應成立一所「西岸福音派的哈佛大學」，建立符合時代需要的思想，發表一些被學術界尊重的著作。可是，進入1960年代，富樂神學院放棄《聖經》無誤的教義，在David Hubbard領導下，成為一個超宗派，對自由派神學友善的高等學府。（關於富樂神學院的蛻變，見該校委托George Marsden著的校史：*Reforming Fundamentalism*。）

1980年代起，其他福音派的神學院與神學家也效法富樂，努力在《聖經》研究和神學思想上爭取發言權。結果，傳統的純正教義日益被忽略，連司徒德牧師（John Stott）也提出論據來反對「《聖經》無誤」這教義（參：*Evangelical Truth*一書）。巴刻博士（J.I. Packer）說得對：目前全球神學家的共識是：《聖經》是一本人寫的書（見其對《聖經》無誤運動的著述：*Truth and Power*）。洛

桑信約（*The Lausanne Covenant*, 1974）是代表全球福音派的信仰宣言，宣告《聖經》無誤是我們信仰的基石。1980年，福音派神學家蘭姆（Bernard Ramm）發表他的新正統神學宣言（見其*Beyond Fundamentalism*一書，1980年出版），全面接受巴特的思想，可以說是「新福音派」正面接納新正統神學的代表作。1980 - 81年《今日華人教會》也有類似的文字，正面介紹現代（即自由派）神學，卻沒有提出批判。上述的也正是今天華人神學界的現象。

蘭姆的新正統信仰告白至今快30年了。過去20多年，教會被各式各樣的世俗思想侵蝕，茲列出一些典型的主張：市場學與廣告學（教會增長學）、世俗心理學（教牧輔導，以心理學左右輔導中《聖經》的使用）、新紀元的冥想（所謂「內在醫治」等）、對人類的樂觀（從「積極思想」的Norman Vincent Peale和 Robert Schuller，到今天的「成功神學」，如Joel Olsteen等）、不承認上帝全知的「神的敞開性」神學（*The Openness of God*, 此書由IVP在1994年出版，代表人物是Clark Pinnock與Roger Boyd，分別是加拿大和美國的浸信會神學家），和對罪的重新解釋（一位Biola大學的心理學教授竟然說，「罪」就是人的需要沒有被滿足！）。而面對教會的極度世俗化，福音派人士作出了甚麼回應？

福音派的靈魂在哪裡？誰來建立護教的陣營，團結不同宗派與學派（包括浸信會、時代論、衛斯理宗、改革宗、宣道會、播道會，及各種華人自立教會、宗派與差會等），聯繫所有相信《聖經》的默示與無誤的人士，向教會世俗化提出另類的聲音（其實是歷史上的正統、福音派信仰），重建福音派教會的講台與教育事工？

現在是甚麼時刻？是否我們醒過來的時刻？是否又一次宗教改革的前奏與黎明？

〔作者為海外華人神學工作者，中華展望總幹事（[www.chinahorizon.org](http://www.chinahorizon.org)），國際神學研究院系統神學教授（[www.itsla.edu](http://www.itsla.edu)）〕